

少年宫，梦开始的地方

□ 任翔宇



人就是这样，即便是两鬓斑白，却仍希望阅尽千帆之后，归来仍是少年。阳光彩虹小白马，青春少年意气风发，每个人的少年回忆都珍如八音盒上的水晶球，一经打开就重现璀璨光芒。就算生活虐上千百遍，也难抵挡鹤发皓首的心中少年梦。

少年梦开始的地方，很多人都有一个相同的指向，少年宫。

就像如今漫步在古城里，即便清远街上古风盎然，依然有人会指着一片斗拱瓦檐说，曾经，这里是一边儿两层还带个弧形的壳的神奇建筑，弧形的壳上装了一个大火炬，一边6层高楼，那就是少年宫，里面，装着好几代人的少年回忆。它是无数大同人小时候最向往的地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小孩去少年宫玩一回，都能跟小伙伴吹上好些日子。

1981年底，我第一次走进少年宫。那时候少年宫应该是刚刚建好，散落的天花板残件，破损的大理石地砖以及不锈钢楼梯上滴滴答答的灰白印迹很多，那时的师范附小后来的实验小学组织我们这些小学生去义务劳动打扫卫生。那时候好奇啊，大火炬装在玻璃顶上不会掉吗？橡胶天花板上的米字印花是怎么刻上去的？满屋子落地镜子的超大房间是干嘛用的？很快，我就对几个月以前自己的无知发问有了自问自答的答案。

1982年，少年宫来小学选人，后来才知道，不仅仅是实验小学，几乎全市的学校都有小朋友参与。少年宫软、硬件条件好，尽管八十年代初物资还很匮乏，但少年宫的资源还是很好，有各种供孩子学习、活动的硬件设施，有专职老师上课，还有社会上其他相关单位的老师兼职授课。实验小学当时很谨慎，也很严格，第一批进入少年宫接受培训的孩子必须得是三好学生。我被圆号和舞蹈两个班的老师选中，圆号选中是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学校号队的一员。每逢六一、运动会、班会等需要吹号列阵的时候都得鼓起腮帮子气运丹田的傻孩子，有基础，懂得些简单的谱子；舞蹈选中很懵懂，从艺校毕业没多久刚到少年宫的马晓晴老师拿了根裁缝用的皮尺在粗选的孩子里挨个量手量腿长，最后选中的女孩子多，男孩子少，实验小学只有我和另外一名男同学。

那个时候并不知道是选到舞蹈班，学校只通知是少年宫选人。所以马老师问我有什么特长的时候，我还傻乎乎地以为会根据我的喜好来帮我找最合适的艺术类型来培训，我一脸兴奋地告诉她我会说相声、打快板儿，是学校里讲故事比赛的第一名，我想学曲艺。当时还傻乎乎地以为，圆号和舞蹈我可以两个一起学，其实后来才发现，精力有限，一个脑袋根本戴不了好几顶帽子。

懵懵懂懂去了少年宫，爬上五楼，进入那个满屋子落地镜子的超大房间。在这里，学会用墩布蘸着煤油擦木地板，在

这里，知道了镜子前那一溜儿长铁管子叫把杆儿，在这里练功前先得扎好板儿带；在这里，得穿上《芳华》里芭蕾舞演员们都穿的羊皮底儿练功鞋。我们在那支红火炬下方的大厅里彩排表演参赛，在五楼充满煤油味的木地板练功房里对着大镜子训练，在三楼、四楼拔音识谱练声吹黑管儿，那是一段并不枯燥的快乐岁月，不仅是因为有小伙伴，还因为有梦。

大概是1986年，即将临夏。大同少年宫和呼市的少年宫联欢，两拨儿孩子在文瀛湖篝火晚会，白天落魄的黄泥水坑变成夏夜里最温柔的一面湖水。那一晚，带着湿味的空气和噼里啪啦燃烧的篝火让文瀛湖有了文艺范儿，跳完蒙古族舞蹈《牧童乐》，和小伙伴儿光着脚坐在湖边，听着湖水沙沙地拍打岸边的声音，觉得什么诗词歌赋都不足以表达那一刻的恬美意境。

自那之后，我们一大批人面临升学。进入初中少年宫便越少。1993年和昔日少年宫一起跳芭蕾的丫头们相约游玩去了云冈，回来的路上拐到了舞蹈班黄老师的家里，她比我们激动。很多年以后，当自己也到了这个岁数，才明白那激动不是因为见面，是触动了回忆。

在少年宫的时候还参加过一次比赛。是1983年还是1984年，中央电视台搞了第一届故事大王比赛，笑到最后的是一个当时没记住名字的小男孩，他代表全省参加了总决赛，拿到了全国的三等奖，后来才知道，他的台风和表演都有家传，他的舅舅，是大同名片柴京宇柴京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盖起来的少年宫，到了新世纪的时候，一楼已经成了卖自行车的集散地。而楼上曾经和城区的红领巾歌舞团相爱相杀的声乐、舞蹈、器乐班已经凋零大半。2010年，少年宫拆除。成立以来参加国际性各类艺术比赛共获金奖128枚、银奖166枚、铜奖328枚；2004年被国家文化部、团中央授予“全国先进青少年宫”称号；2007年被中宣部等十部委授予中国社会教育最高奖银杏奖“全国优秀团队奖”以及全国性比赛金奖155枚等各种荣誉的少年宫，消失了。

少年宫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有关它的记忆则与遥远的童年彼此牵连。新世纪里的孩子对这个词无感，可是那些70后、80后、90后不会，少年宫是神圣的地方。所以，即使年纪小，少年宫里孩子们的行为都很有分寸，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循规蹈矩。新奇的乐器、丰富多彩的演出、缤纷斑斓的少年时光、影响一生的艺术启蒙，少年宫，就是年少的梦里，永不凋零的花。



庄稼地和小巷



乡下孩子，从小就对庄稼地和小巷有一种亲近。

我十来岁的时候，试着自个儿从广灵县城往西刘疃村的二姨家走亲戚。西刘疃村离县城八里地——老百姓嘴里的八里地，实际上总有五六公里。县城不大，十几分钟就走到了田野上。路是砂土路，两边的车辙碾得平实，不硌脚板。走过旅途的一多半，南汇村和西刘疃村之间，当伴随我的水神堂流泉，斗然从两米深的防渗渠底被提升到凌空三四米的高灌渠时，我刚好转身，拐进一大片庄稼地，抄一条西北斜向东南的近道，如果从空中俯瞰，恰是一个长方形的对角线。近道只有一尺来宽，被踩得很坚实、很光溜，套句如今的广告语，都能觉察到“一丝丝滑”了。暮春初夏时分，地里的青苗不及小腿，我独自小心地走着，虽然脚板小，心思天马行空的话也容易踩到青苗上。秋天时，玉米已没过我的头顶，谷子靠近肩膀，黍子到了半腰，我在庄稼地里时隐时现，带着快要到家的急切。大道边的庄稼地里都有这种小道，这是所有的庄稼人不约而同、默契配合的成果，他们在自家的田地中留下一垄小径，最终连成长路，为下地劳作和过路人提供了方便。每次走这种小道，我都充满了轻快的感觉，身子轻了，心也轻了，轻得都要飞起来。

不抄近道的话，可以走田地东头正南正北的直行大道。大道仍然是砂土路，能并行两辆大马车，路两边栽着一尺多粗的“通天杨”，夏秋两季总遮下阴凉。西刘疃村东北头起有个果园子，长长的夯土墙一直伸到村口人家的院外，果树的枝条从墙头探出来，盛夏时一片浓绿。夯土墙外的那一段路不平展，被牛蹄子、羊蹄子刨得坑坑洼洼，我走得费劲，大概也是天近中午，肚子饿了。

现在那些“通天杨”仍有不少，主干需双臂合抱。庄稼地里的近道却消失了，人们出行都有交通工具，再也不在乎

那几步道儿。

农村的巷子总是曲曲弯弯，在土墙的尽头隐隐露出一角门楼，很害羞的样子；因为许多人家只在院墙上开一个豁口，然后装上木栅栏门，有的干脆用一扇旧门板，或者工地上筛沙子的大铁筛子横立当门，白天挪开，晚上拦牲口。

县城里的巷子也随形就势，但一般人家都有门楼。十多年前，我有空儿就溜县城的小巷。北道岩、城新、北关、沙河这几个“城中村”是我常去的地方。巷子里的土地一样寸土寸金，每户人家都在留够公共通道后，极尽所能地圈地，临巷的南房或下房就难以方正，或者山墙与后背的转角砌成弧形，或者后墙退出几个直角起了层次，或者在墙外再起一圈三四尺高的花楼墙，把圈出的空地种上青菜和玉米，与各种异形的外墙一起营造出活泼的氛围。农家的收入不俗的，新建或翻盖了各式的门楼，不但阔大，还贴上瓷砖，安上种种新花样的街门。有的门楼与南房相通，南房又当正房用，临街开窗开门，屋里的装修尽赶时兴。偶然从街门虚开的缝里，瞅见院子里起了二层楼，不锈钢栏杆曲折而上。有一阵子，我用卡片机拍了许多门楼的照片，意图通过它的变化来反映老百姓生活水平变化。可惜弄丢了，此后再没兴趣拍街门楼了。

现在的“新农村”，规整得和棋盘一样，地面打了混凝土，街巷横平竖直，一眼望到头。我每天上班走的路就是这样，尽管不比以前的小巷通幽、泥土可亲，所幸还有几个街门楼干净整齐。从一条又一条小巷钻出去，是一块块的农田，种着庄稼、黄花和果树，有的作了苗圃苗木又卖不出去，树苗越长越高，密密地投下一大方块的阴凉，有农家就盖两间小屋住在这阴凉里。

我很喜欢这些弯弯曲曲的路。

房小生

随手拍大同



桃花谷

兰子 摄

